# 三官記 人

耳下

附 東史記略

廿

三官記

耳下

戊寅歲大饑筵臣朴泰溥首建備難處中之御府虛簿祿講筵
主張則大臣崔錫鼎擧行則戶判李濡也文巖郎出滅以執義
入對袖劄以進曰方今國勢陸身人心陷溺我理都表春秋大
我不知為何事遣一緘既諸侯無策思以危難先儒之心醜然
御輔於忍痛含冤之時使我東方億萬生靈既盡推填於溝壑
之中又以方遠之嫌驗以細之於戎狄禽獸之域而舉世恬嬉
習熟之惟言念及此直欲痛哭流涕也 上賜教批答曰此箇
議論終不可無也石退啟請祿大臣又請罷戶判 上終不

允許
虜許耀粜以船運唐米累萬石到泊於西沿户部員外郎陶岱領
来朝庭選才臣權趙亨期為户曹叅判往接于境上虜差祗書
國王書末稱姪弟陶岱拜上見之甚怒夜下嚴 教於政院斥
接儐使受送儳書之罪中有江東寸刄之語而闕中諸臣皆莫
知何語獨朴瀰明之子師洙年十三隨其父在禁中直廬知之
曰此孫權時張昭怒魏使邢貞而言曰謂江東獨無寸刄耶此
在綱目第幾卷取玉堂書考之果如其言由是師洙未冠而才
[illegible]
名甚盛及長以文鳴早闡科官至吏判是歲。癘疫大熾民死亡
且盡以為唐米害云時海州一士作詩曰聞道燕山粜東輸五

万斛貢饋海西民首陽薇蕨孫此傳感行于世
中奎字文甫家世寒微以乞兒從知於東平尉鄧載俻知其有
材勅令為文以策學場屋遂擢之科代宗以前縣監上疏請
依昔佳人謂此論亦出郡縣命百官廷議咸無異辭獨南相九
万之亟上新自京來命吳綴儀以為于今代數雅正及能盡言
其任吹當涯昔人之順施踏在老唐上洋洋之盧兒念晴昔
之事想先鶯頓林惕不能自安於陽除庭止惟昔山亦尤慨然
恒然不棄於萋菀之序享祚理人情夫豈相遠乎業巖全文篇
公甚人書之尚相堅持異儀而肆意極恨復全無憫惺意思存
可見其人之中鹿騎郎至晋州牧使

己卯榜之初出也始稱得人之多生庭前頭儀舊時李聖揮居
為首朴瑚渭居為末云云惟以宋晟等數人為殊常參放榜第
歸二日臺啓罷瑚渭來謁先進狼狽而始李坦以臺諫入試彩生
帳外見魚有亂筆卷綱為戲軸以其名士故心識之及其卷入
選意謂也為及第至坼號則乃宋晟也疑心自生退聽人言多
有可疑遂所拿鞫之啓
李聖揮為司甕奉事其李碩亨為僚李是青蓮後孫申浩屋之
婿也以善相人聞一日請論相法然面應退而語人曰搢卿之
相狩然貴及為賊又莫有鄉相不動者然雖未敢為準直言而
良可畏也未幾狩獄事所人皆以為神搢卿聖揮字也李之碩

亨於吾先人為婣姪戊辰來吾家相李文曰今年內當擢第而
來月數為好二月謁柑紫洞蜀朴尚平之喪出正月晦向嶺人
阻滯漲計書始到於柑紫設行之夕差少先一日則不得赴舉
矣榜出及魁盖科甲自有定數非人力可容也
洪尚書彥匽己卯自試所罷歸言曰在試院時夜深眼疼退燈
而臥下處微有聲若坑裡蚯蚓聲然問侍者何聲也對曰聲在
第五試作金應教房中也使人視之金猶不眠燈下取閱疑心
落軸自讀之盡處其有人才也其誠心甚筋力俱非他人所可
及者金應教龍圭也
余於是歲俱捷大小科好解方外戲傳今科進士壯元某也為

之閔鎭周與洪公同入試院語洪曰某君文名方藉甚惟於一
所居宮等吾輩當合力陞置方為惜福之道今番大抄亦或為
之無亦太早乎及合榜一所試院李彦綱迎謂曰壯元春望之
人居居於吾輩之手難免大謗宁洪出歸而語此事曰欺於見
汝名榜尾而毋不得儒文之言可謂慮之太過云前輩虞人以
德之意於此可見孫文閔公字也
虛柏堂李世華辛巳秋有疾威危而旋歇子弟之憂稍弛方送
醫傳藥謂將不日復常而忽於篋中搜出一古紙曰此吾十歲
歲有神僧乞來過為我推命而書出者也華上齋中汝曹且觀
此蓋一依郡邑編年自及年至加資之歲皆無一差已巳則云

留名萬萬世血食千秋卜相之年云位近三台差跌一步至今則云辛巳下半則似是大限公得此後深藏身違時覷之不令後人知之子孫輩亦初見而不知有此矣數日。病將劇竟至捐館

○李公座下清宦已是屢經及臺諫而已歷州府晩歲爲北伯有物論吾叔祖判書公方在西銓周旋於大臣俾從赴任當是時吏判卜桐夫豈曾想之可到也宦途升沈不可料如此矣李云色目初未分明自己立節世人歸之於老論一爲雖長扶抑因可見畢竟以注擬間事被論於柳鳳瑞遂成老論其子達晋廢仕爲郎身能繼其志寧濟山時竹泉金鎭圭謫此地朝夕過訪極其勤款乞得其爲墓文及達晋歿每嗣取達脩子昌

元為後棄其文而不用甚可傷也

辛巳秋 仁顯后崩己巳函臺妾意張氏或復立前判書吳始

復私囑崔者趙時昊問禧嬪今喪服制如何李鳳徵以行司直

上疏言 聖后以廢黜昇遐罹禪遽崩中宮後后當服居母齊

衰而禧嬪則曾為后其他後宮有異服制宜問大臣所處之

上從以令該曹稟處為批一邊人莫不聳躍而生心異類排沮

莫寬 上意之所在時鄭之維漸為執義獨發李鳳徵削奪之

啓 上即允之群臣由是氣衰及咀呪事發 上特賜張氏死

鳳徵

李東彥始發島配始復拿鞫之啓仍為合啓請南柳尹諸大臣

眾論者以為東彥諸啓固可為敢言之士而但如鴻毛順風篤

萬不及李鴻之一啓云李鴻維漸字也未及陞通政而卒人皆惜之

辛巳 上下備忘記引鉤弋故事使張氏自盡政院玉堂請對

承旨尹趾仁縷縷千萬言力請寢李命世以假注書執筆出位

事而諫曰 殿下於己巳。旋悔其過今何可復爲此舉耶 上厲

之聲曰爾何敢以今日事比。己巳乎命世又陳所懷未畢 上命

罷職時適値史薦之敗吾仲舅及權尚書尚游爲別兼春秋上

下番以下番注書罷職之故進命上注書金始煥取閱公所草

正書堂后日記時朝庭宰執以下莫不各爲全恩之請及張氏

自盡後上疏請保護東宮洪判書受瀗以都監堂上出往山

陵其疏差後於人一家親舊以禍福惧之最後又不免陳章當

時毅然不動力主鞠事惟李相國世白一人而已世白本是流
俗宰相至是處事正大士論歸之
當 仁顯后薨斂時前數日 國舅本家婦女例爲入闕時張
氏已自盡朝廷請保護東宮之疏殆無虛日 上特召東宮
戒勅之曰再明汝當往郊外送 梓宮而歸汝今則年已長矣
非比向來幼少時一動一靜萬民所瞻視其中視聽少回易失
威儀况諒陰之時尤當有哀戚之色或有失笑之事尤駭羣瞻
不可不深戒也丁寧委曲幾至深更止慈之德可謂盛矣羣下
急以私生嫌不知天地之心至公而前後處置俱合於理入闕
婦女多竊聽之者矣

及李公翕爲銓長物論翕然初以親有遺戒使避要路故力辭不赴。

上批以親雖在不大固守敎迫甚至而後不得已應命政中

除守令多閒閑罷職之類士論惜之吾李丈以正言引漢法前

并子孫不得通仕路遂河東泗川充陽三件論奏以爲眞士夫

言近年內無此語云

余於謁聖唱名之日到　御前見一老翁先登在傍怪而向之

則乃任公也盖余生之年任已四十一歲人甚之同年出泚稱貴

始事郎後閒任於庚申歲。觀庭試夜夕自天降蘭花二盆則致

之家而一則已送阿峴李監司宅云當是時先人文名藉甚謂

朝夕及第假任意或甚之同榜請料天意使之遲待其歲新生

兒同榜於二十三年之後師斜趨又是擒蘭摸黃亦奇矣後任
公官至參贊一香社任出陸已於數十年前場屋稱擅才任踐
號不第任為司饔僉正洪也官時以少時詩伴為逐吉面任方
在直所邀與共話坐堂上吾命峻遞遽以唁兒任之不為出避大
叱之曰古時則蔭官見文官不敢同庭是提因後司吏洪以吾
所邀致為說勸解而不能得任既此辱而歸不多日擢碣罷
足吾人皆快之云
吾榜中異已甚少以是頗疼為甚病各人名下注以某官某親吾
則趾吾園云䂨淺圓洪也妻姪而吾李文亦入其中他皆類此
趙也泰來謂人曰人謂吾不能思言而思慮亦有之洪馬瑞即吾

之友婿而不出於口洪之名下減一位少論大追恨云

忠州人崔世鏸定人拮囑上疏言謁聖科皆考官親屬請查出拔去試官名上疏自明善觀疏到政院承旨以其人軸中胡無見璽遂人退遣先是觀自記漏所考軸中得李某故聞者甚多至是不能自隱

當張氏賜死也下教此後之后不得升坤位事亦定規式序出於懲毖之聖意實為万代貽燕之謨嗚呼盛哉金之慶恩枉屈以悔

安縣令退年輝本府人許楫少能詩且以善擬命之遂見論命許言本命元來大貴今年數極亨通似直下台何為此縣而來卿來我邑 聖母同邑上來仍膺慶選慶恩以敦合郡正勝名

還進封府院君人以許為神

西語親知有為我排命於許宥者實此則君子清貴之命四柱中時偏好大抵作事頗有名非惟名滿一國柳時重之後代而無窮所以如此者由於石榴木木生大而然也

李東彦還事敢言有直臣風嘗為北評事慶興府使金百孫赴任語還聽城淮見東彦彦以其北方豪傑甚談還且問其來此後政令之失君如有聞可悉言之百孫曰孟子言枉己者未能直人者北方雖遐遠因聞使道在臺閣多所彈駁因正想理甚咸穢自莅任以後日日大張妓樂他無所事聞卿身令知則林長今日易易身未辭棄易盡人志使道前程甚遠所宜節慎

隨處自重如不能遠此辭色則此後切勿輕論人得失以招議
謗也東堯歐雅愧謝及還朝感陳百孫風儀遠識慮周通可
以大用先是有西北人調用閫任之命未見施至是百孫擢拜
忠清兵使百孫者穆城土兵也世傳其母白鹿而生故以是為名及
登仕後改泊鹿為孫而存匿百
吳命峻道一之從孫也甲戌謁聖壯元初為正言戲作戚暖之
戾頭要名仲富時以翰林在直引燈徑出違令坐罷下番不得
出節於家而仲富因此得數月在家明年子道深生備業笑謂
命峻曰汝作戚暖而又添一戚暖云其後命峻以李公健命方
主銓不通塞之權瑞附之日々在座多黜道一郎之洗閭而惡

之曰道一國可多毁而在命峻不可李力保其歸正將通館節
節鋒辞塞不許來久上疏劾建刺金構語甚峻憲節笑謂李曰
君之所保。保卿何甚是守保卿命峻守也
李東彥國美好搏擊有敢言風每上疊袖中彈文至十數之多
王子宸傳提綱特除遷收仍許待制為最難云。閣中聞鳴道
鮮知李諸壘側輒戰慄云
李東彥甚與趙泰一最相好後以文使不厭食為趙泰億構陷殺
削服之啓泰億所泰一之爭也泰一方作補咸從縣令東彥以
遵邑異於在朝就列邑中節爾同遺擇其妙制以書贈泰一〻
見之涕泣不敢作吾人謂使東彥甚有倫常之事則使其見交

結親享而不之諫止者何也其見情親至於見肩流涕而不之
少顧者亦非人情其見適在遠邑於啓時則固不預知然其後
其屢踪聯肆辛至受死而不聞有一言之救人是等朋友之間固
非人理之所宜有者矣
甲申以皇朝宮人李氏年迫八十且値 皇朝告終之歲特
命優給食物示賚以示感傷之意
賓廳次對領相申琓以權尚夏於左相書論 神皇建祠事請
商量稟處御目 上無明白發落領相繼陳 毅宗皇帝殉難
日 親祭御目命臣謹審賊更終獻先是 上命考明史以從
百中曆三月朔乃己丑以此推之殉難之丁未乃十九日也遂

以十九日設行禮壇于舊壇映花陛前鋪以黃紋席貼崇禎紙
椅上手交設床卓二置閤門百官趾班三置二點請外儀四點
上詣外次以弟獻行禮于　毅宗皇帝神位茶史則弘捏金鎮
奎擊金興慶為大祝吳仲文為執尊通判李濡為進幣瓚爵官
李喜晟為奠幣瓚爵官户判金鎮邑為薦俎官崔重泰為陛上
執禮金相稷為陛下執禮吳則陳而不作縣學儒生設班于門
外前御數班存多來參焉
右相金構丁母憂去位用虞守恆收例進承旨致吊大臣在喪
三稀有故也
甲申冬至節使先來啓中云太原山移處有石碑上書淡漢濛

詠又有一絶曰阜覆山頭一脈秀就盤虎踞見其形水漂火浚
山移處五十年來虎無臨守多齋義齋難曉五月大旱 上親
禱太廟大祖陵金鎭圭擊直荐文徵古之六責而其一內供頹
入秘府新刱之事自 上黜下使改鎭圭時在宮廐陪扈時履

既逐而旋命還入而用之蒙羅不雨 王子府第從仍不撥落晝
講闈亦聽學以知經筵丁未進戒曰 殿下心不欲而強之是
自欺也責而不知改是欺天歟 祖宗也其當念者 上為之
動容

趙泰億以內行勤孝東堯其日適還家夕入闕懸脚于玉堂時
南就明在直迎笑曰語及此事此所謂大僮家甚大僮人其意

蓋快之也

正言金萬謹上疏極論吏判李濡顒算請釋房及 聖躬得眾
大義事銓之後注擬不厭物情事多煩擾難掩矜眩之習心存
征利未免頭層之請尚此蹲擬尚不作退終底病國 上批嚴
斥出補固城縣令餘馬所匡攻院而次處匡皆不免居數月移
擢龍宸萬謹之疏但易白直雖善於文而甚拙於筆以致獨漏

銓

吏薦而主論不爲勍正柄用之。匡人以爲難戢至於鎮圭意旨
然金以鎮圭皆謂曰居之子慎同年切勿輕視其人雖華是病
而禮直可取至是又語於衆中曰子慎叔數月之間得兩縣令
萬謹自微一言之力何以及此此於私計而來爲失孟子慎。學也

方命文衡圈點吏議朱相琦以六點陞點李頤命五點金鎭圭
四點也以通政陞大提學嘉善是詞垣極選相琦文望非不足
而人以爲過李承旨喜茂言於喉院座中曰今番文衡養叔而
玉海則待其陞資徐〻入圈未晩也人謂公言養叔頤命字玉
海相琦字也

十一月十九日　上展拜　崇陵　到晝停所　景廟在東宮値焉
輔德李彦經弼善權𢘽文學宋正明司書洪添等以陪過茵匝
里張氏墓　世子當伸情理甚否令記書稟處事爲草記不爾
鹽店諸僚三吹後捧鑾來呈　上問先達　春坊甚否仍爲
先下到　陵所禮曹判書閔鎭遠參判金鎭圭啓以事大有弊

於禮法之嚴 世子宜不敢自專答曰筆記似是意外誠甚未
便置之
時
鄉善校慶遠妻父袁欵出番而不能得改來在明日而執義有
寘吾李父方任臚郎以道司書入春坊慶還於直中國請除執
義為出直詐李父不許乃請替直於輔德李克經相持半日娩
得請而違回旋不來門時下篇院吏蒼黃奔走督之甚急僅趁
門限入來吾一世喜也後慶恨甚不為曲循甚意訴辱李父於
衆中李丑臨命聞而後之及為大諫舉其事請罷慶職王崖朴
鄉明為制舉過中 上始允其啓旋命叉闕吾榜李良精娠於
犀小瘠悖考唐學而傷之詐欵發而未果尚慶詬辱之時自謂

使我不爲臺職然後入臺則无爲去年科罷榜之計而然耶姑以抑勒爲諱然則欲快私忿且欲實前言後日入臺地是何其啓其所爲甚矣

司諫鄭啓蔚上疏劾領相申琓驕奢諸般狀有之曲眉豐頰列屋而閑房妬寵而爭妍以至狼藉則節項事甚多 上引見責以戲賊大臣啓蔚曰臣非敢戲賊 殿下知其所以然時時推考與責而用之 上哂之曰大臣安有推考之事仍命遞差啓蔚爲人疎率且多鄉闇本意非故欲闖朝廷亦或可取而只見笑於人一出狼狽而歸識者歎之臣爲無以大成啓板子上有臨淵爲大惟勝光可喜之事前後登對皆力陳又多笑之

朴齊齡字瑞性號樵叟幼學於南都正宅夏以後早參趙正齋門
明齋之號而鮮有知者以其為律相立重之蹟故人疑以少論
及其科甚為處世使人不知為何論丁巳之初首祈作奚懷忌
尊號之請至星五以無判尹世紀不遠海妓劾請罷之至謂朝
廷之待世紀非復前日之世紀凌藉特甚自玉堂至銓郎皆通
於少論之手及舉劾李師尚而於李東彥後少論方悟其見機
妙世機閱如此
癸亥春於監試會試與命者書得一問為考作命周詩偶曰世間
事有不知者癸少時朝夕為銓郎而力沮之者洪君澤也昨年
吏判之通新望也君澤還言于大臣而為之云人則無大今强

職則有輕重別而房宅取舍之不同如此甚異也吾廳之曰少
日不正而左旋為正房帳取舍宜乎如此諭齋大笑
益山蘇處罪上疏為尊周之請　上批答曰嗚呼聞乎在處泰
任以東夷居乎上體雖存臻民懸乎下而倒懸豈解加以朝無
和靖之望國有渾渥之勢風危屋傾同知所以修備矣前後下
野之疏俱出萬萬意慮之外無聞此言只愧增惡懼愈不安也
昨年巡中冗判以此事有所陳禀而竟不許即書于懷于小紙
矣今以此出示者欲使屬下知予志所在而不出於一時揣逼
也
　御製詩曰吾處承王位于今十九稔歲連痒移播尾屏
朝廷國事惟其棘天災日又甚休提猶磨距但自風情懷

趙相相思少時出入同春門下士望甚重席久考廣塞余嘗屢
接於書筵之間蓋有德之人也但欠精明士友多傳笑以趙之
於春爲正隅細事焉于蓋在日早起盥洗冠帶綱中雖甚病不
廢終日對春輒危坐李相儒適有親下鄉其時有一疏可以判
其趙尚異道一力勸而爲之李聽來而亦無所反趙之爲少廉
由於此李少同研館親善則同朝後親好者也蓋無意見可以
主張異不深李則深異故也後異因醉辱春爲殷犁劾相思以
詩贈之曰堪笑袖中鵬賽子出城行色太倉同其意以異地之
宋谷也以此非譴李亦爲相時見其擢長之望至是上疏自明
上方倚用故批諭開釋至曰伊時處義未見其未盡也

乙酉二月十日次對右相李儒首陳上疏及 世子上壽之不
可已與判俞得一諫長李注徑承旨金万埭校理趙匡彬徃遠
甚力 上以手懷已示於書中每欲更言爲 教又書姜復相
再於書匹陳上号之議 春宮以謹告上尊号 教既而 世子
上章請尊号備慶 若曰覺悔疏辭雖出於人子至情而但念
備慶何等禮也今日何等時也突遇荐臻國訊岌嶪生民之困
窮莫不由於凉德懷上曆怛錦玉靡甘飯乎何心作此擧大之
尊号決不可從也左相李公會孝儁 寧陵遷擬復相言 中
官兩朔只陳賀而來上号之由又於書匹白 春宮以爲仰體
謹遠 東宮疏遂傳後右相又會賓廳啓請上号左相再來

答曰自有此請以來忘寢與食殆不自安今天之示擧有安知
不由於此耶卿等體予肝膈言之亟停無益之請俾予心少安
禮議韓聖佐疏陳上号之未安 答曰縷縷疏陳出於忠處寥
弱務歸至尚之意予心嘉尚何嘗嚴金以見其疏笑曰所以請
上号為此而稱揚聖德處太過近於論思存其所從之意也
金履素疏陳當前之異於筵席今不可隨衆賡應 答曰今疏
疏陳即進筵奏之意予甚嘉尚
行大司徐宗泰為奏刺趙道彬以正郎衆司呼李萬元於衆判
之裡盖萬元曾在臺諫時條劾道彬之文奏末貪汚至請遞阿
者徐非不知此而意輕道彬故致困而逐之道彬不待畢書徑

退不復進臆筆之列

三月三日以 當宁三十年卽位 世子率百官陳賀頒赦而尊號之議猶不息是時君瀅上疏建請以廷臣與 春官用之爲言至是又上疏有內懷吾君不能之語陸俔啓棒捧入聞

上命還給

姜履相朴乃貞以都城事搆罪李左相台啓請罷 上作其傾軋至是甚獻納權㦤又發聖科考官親屬拔榜之啓 批曰此論極其無嚴乎當面論爲仍命刑論臺諫引見先命還寢尋又出補㢆陽德履相孟山

尼山儒生權益興上疏備陳不請徽號之狀仍及義理倫紀等

說頭件首相雒賜昇政院陳啓請罪只命停擧還給其疏
大司憲李壟請對初陳權益平假托義理嘗試熒惑之意仍及
南柳崔事謂之至冤極痛請罪益平又有名義爲寧固守之語
上曰明陵宿草未乾爲臣子者何敢以至冤極痛屛逐忠良等
語爲護逆伸救之計耶　特命刑曹承旨擁持敎陳於惇府命
刑曹既而　特召右副承旨閔鎭遠引見上曰壟請對以至冤
極痛之語答敎而大臣爲臣子者何敢乃稱而大臣當初本意
雖無他貸死而載錄治葉同辛巳之樣度至今追思于心不覺
嗚咽爲臣者雖無狀苟有一分義理之心當此明陵宿草未乾
之日敢以至冤極痛屛逐忠良等肆然請對以濟其護逆伸救

之私乎不可不嚴其隄防杜邊遠竄可也閔公白極遞則用罰
隘太過矣 上曰只遠竄更爲陳達而不許鎭遠又言扶持不
出一言而稍遞爲未安 特命還收 上曰罪囚名義之人以
年久之故漸次收敍處多寬縱此輩因此興起以予爲柔軟至
以少此等說敢將於筵中不可不嚴加隄防以杜後弊南柳輩罷
職玉堂朴弼明尹行敎南就明互復放解暨其南柳自 上措
爲
辭不從朱吸角等何不許爭臣翻獄耶如此而何能坐在玉堂
也弼明等惶恐而退 上行賀獻禮於 敬陵殿親祭祭文有
積痛少減義理猶晦世道至此寧不惋慨等句
金鎭圭上疏辭進宴堂上仍以內宴不可設互復下諭 王世

子上章請進寫箋作鎭圭之異識　答曰省覽具悉固知出於
至誠而金鎭圭之疏不過意見不同而已豈有沮戲之理也鎭
圭待命金吾旣而因掌令任堕疏有停罷進寫之　命晝講
知事閔鎭厚言須有安樂亭全語曺稟處之　教法宮不當用
淫拜邪色請依　世廟朝舊例以永勿用安樂堂式以爲万世
之法上曰所達識是自今堂式勿用
十月二十九日　上於藥院之批盛言久症之沉痼因曰凡人
死生禍福無顧惜之意哉惡不運係　祖宗朝故事庚閏頒
眷則實有難言之慮予之有此意久矣而至於今日益決云矣
政院玉堂請對　匹命書入所懷右相請對而亦使書入大小公

事並命皆隨啓後下備忘記禪位國之大事豈令亂東而目擊
行宮廳陳啓請還收玉璽上御兩司合啓俱不允如是者三
日賓廳累啓時政府大臣集社軒　宣祖禪命時啓辭皆作入啓
時見　上前並置兩臣集之矣罷散朝官武士坊民以至書吏
僕隷皆人之類形形色色莫不奔走呼籲舉國慟傷歔後始闕
對大臣以下甚以力爭則　上曰予之此舉寔出萬不得已也
予國無德澤加於民而軍民者老至誠陳籲不忍棄予多義雖
曰截然豈無感動之意乎感動之極不覺淚下即令縣民方急
不得已勉從當連日庭請時在深乃罷闕門外雜遝甚於塲屋
出入百僚之步隨從者顛倒偃仆衣冠墮地大臣至有倒乘軺

軒而出者未幾國事敗遂人謂徵兆不好先見於此
春官率百官陳賀仍頒赦趙泰耇以白衣冠四拜於廟門外
以不賀班時同來之意崔昌大倡之也吾仲父獨以為不可
留依幕待賀班罷後乃歸
掌令朴行義上疏請慶而引漢新垣平事為證　批曰昔漢文
帝以十七為元年治汾陰宮皆用垣平之言而明年平伏誅則
此豈可援於今日者乎　上甚惡己巳憸人故隨事功之如此
後人見行義目之新垣平
有卜相之命右相李濡獨請復廳加卜〻洪受隱存卜〻雉奎
瑞又命加卜濡請對仍問　上意所在　上曰予曾以加卜事

悻詖誣衊而今蘊歷卜出於慎簡之意如崔臺瑞不識多義之
人入於其中寔是万万意外仍問可卜者有幾隱以徐宗泰趙
泰采李頤命金昌集為對命出外更卜遂擧趙泰采望單才入
有卜相後日為之慮之〻敎俄下備忘以為枚卜國之重事而乃
以偃臥田庐不識多義之人欲盖具膝之地已極寒心未卜之
人自是宇畧次趙擇者皆曰不合於枚卜雖只以久次言不無
其人今者枚卜極陸不公政院知悉後日卜相崔錫鼎落點來
數日　特拜徐宗泰為相丙戌二月又命卜相崔錫鼎詰窟麗
以鄭載禧擬入趙泰采拔去命加卜時望屬於李頤命而備為
一邊人所嫉惡以金昌集卜入意益輕之也所以先於李也昌

韋遂拜相

有湖中賊蔡申啓者受人指嗾上疏誣揑金鎭圭略曰 世子欲上壽伸至情別生異議終始力沮世子不勝抑鬱上疏論作則亦不少憚此無世子也百僚盈廷之日甚衆爭論無所不可而挺身入對敢以得罪倫常之語侵辱 殿下語逼 先王略不顧忌此無先王也無 殿下也蓋鎭圭當禪位庭請時聞諸宰入對淚泣言 聖上雖據 祖宗前事其時甚不同 世宗以後無此事 中宗欲行而旋寢今何以國初爲法乎且此事在國家係父子之倫在臣下關君臣之分 聖上今非常傳之時春宮亦非當受之日群臣决非可奉行而强令奉行此於君臣

父子之道果何如也孔經大夫士七十老而傳重然則未七十
不得傳大夫士尚然况大寶之位乎 上屢拜問國朝 定宗
以後皆未七十而傳矣。往金鎭圭本來號辟指水爲火指火爲
水而 定宗以後事漠然知之矣未七十而傳位則是謂傷倫
也緣予而貽辱 祖宗豈不痛甚乎鎭圭惶恐退出鎭圭退後
上始循羣請諸疏之衆攜搆附如此
上將享 皇壇適不豫領相崔錫鼎當撰事四學儒生宋婺源
等疏論錫鼎之曾祖鳴吉主和虜錫鼎嘗僨虜使從慢書辱
王國壇祀既根尊周之義錫鼎決不可撰享壽意嚴正士論韙
之婺源尤庵之曾孫鎭圭之兄鎭邑之婿鎭圭之子姪齊參疏

下承旨沈極歷論儒生欲逐大臣　上優旨命遠竄婺源修撰
趙泰一揣　上意不悅金鎭圭上疏劾宗藝中溍之辟論又以
宋婺源出於指使至此於崔氏　上批摘尚至謂言人所難於
擧朝嬉娳之日欲使勳戚保全朝著寧靜之意溢於辭表鎭圭
遠配德山
五月林溥獄起受人指嗾聚黨六七人不逞之徒托以儒疏請
召尹拯撤翼　東宮仍言事已獄有金春澤謀害　東宮之說
而獄官擄匿　上命勸嚴虛實當時治獄諸臣皆待罪按括陰
禍一世勳戚事又在五六年前人皆茫昧獨金昌集疏陳宗状
以爲死囚尹順命臨刑亂招以爲希載誤書謂其妻與春澤等

相好交通而人欲謀殺我渠吾殺我則於 世子亦豈好乎汝
以一家中年長之人何不禁斷此乖戾憤嫉其妻之詩而問郎
呂光重等初不載錄一日同義禁柳之赫傳外人有言故言行
於衆人之口而鞫廳置而不問諸人聞而驚駭妻居李世白欲
請拿問、則判義禁李畬力止之更申順命時李志陳初招則
亦無豈好二字云大臣崔錫鼎按獄別意臆斷捏合諸供成案
遂以嘗錄不錄之失請罷當時按獄諸臣之職獄事屢月究覈
而終無歸宿傳還所配所其九月逆人李潛疏溥救疏直臣諸
臣於惡逆 上震怒親鞫階丁亥春金昌集拜左相時崔錫鼎
復入首相金公上疏鳴冤略曰誤居二字雖合上下文字而强

成之更問一節汨乱前後月日而欲滅之賜易對疏自謂誣誠
主平心事至公及作金公以傾陷金以備論其羅織之狀至敢
而疏現之可以立下其枉直矣
當溥獄時人多惶惻於禍福之際獨申以琥以辛巳治獄大臣
順命刑推之世非其趾出日而不肯自解同諸以待罪士論多
之李以翕素有心恙動止荒乱言議頗錯申以辞氣如虎日虎
時人望謂申不及李遠矣然而其善處於患難之際則李反遜
於申大不可易知也
當李潛疏之上也 上震怒命 親鞫吾仲父以承旨仍 特
蒙刑房潛於累訊之後頗告 國家大事云故解縛問之則所

謂大衆乃春澤好希載妻以不忍聞不忍道之說登諸謊書上
達之　上特遣中使問希載妻不忍聞之說潛款吐不吐還復
結舌食頃之間變形三次而復忍不厭語辨愈悖神氣不亂真
所謂厲氣所鍾也是月有呂光重林溥更鞫之命
嶺東監賑御史呉命峻上疏獻飢民圖〻中象飢民攢祝之狀
上手〻端名書　主上殿下万〻歲且書跋文于下端而有
祖宗朝黃裳鵠器監賑而還有　特賜一品章服賞之〻語
上賜廣支於楄前
十月以　御筆特除李頤命相畀疏敢勉始入肅拜時林溥獄
尚未收殺楚僅有正三品通瀧倚擬之命吾仲文以通政擢同

義禁府覆相吕大重 琪溥泓皆刑訊累次朴泰春亦拿入審覈
陳劄以溥疏關係雖言之地請停刑溥生御 上嚴批不從至
丁亥春溥竟斃於杖下大臣以下請對陳梁泓與覆相減死絕
島泰春大重還野配所
刑判徐文裕按李東彦獄江康諸人極意鍛鍊及江康以代為
飯食承服則 傳曰東彦父死而思其深氣絕不來見使人飯
食為人子而呈不忍也其窮凶極惡壞王法之所不貸罪郭之
所雖案令該府拿問嚴鞫正刑其後獄官專延拖為事惟
問義禁府堂依上疏為明其情有推力伸救于廉聽然之批及
此子為疏決時至康彦筆 上問何如則義禁李益壽西睦為

說似若有酌處之請而從請拿鞫申出淸問閃禁周旋達同江
麻疑端甚多士大夫家殮時例用香湯而江麻則以常僅例用
猶以用艾湯陋嚴加究問且出淸既是東兵懸察其言不足信
也者仲之亦以同義禁力之比彼有可以一言蔽之者當初自
上勿病其窮追極究而直斷之刑者蓋以病之思欲一見而思
其深氣阻而不見此江麻抵謂東兵畏避於家體以化其內應
外出孽芽發從芽來兵出來兵中云其後事變其說而此說則
揭不變其父既死之後狂且舊擗於其側病時在側可以推知
者東兵既不畏避而在側其飯食時不爲將親方無此理設使
東兵無狀不敢行飯食記堅芽及秦兵亦可爲之而頭緖不敢

為倘無愧於 聖朝事斷 甚曰欲置極刑等言措意非常尤
可駭也 上批雖嚴峻而人謂東彥他自傳寫之由此一節感
悵 聖心然而寬恤眷 上念下教同向年李綽之疏出於聽
蓋雖甚不顯然其有罪無罪不可以已死置之其令大臣明覈
以稟諸大臣李畬李濡金昌集等一辭稱寃請賜昭雪 上允之
崔錫鼎取禮記為類編書變亂經傳背馳朱子之說刊布中外
至請於 法筵進講及諫李觀命首發此事而未能痛陳是非
至是館學儒生金在魯等特 上章論之適有啟講之命 上取
入到記怪其人多承旨李師尚乘時評告儒生陳疏之由且及
儒生被罰之故 上特命解罰在魯等不承 命陞錄而退

上嚴教不悉疏 儒生拒入君仲文以大司成進用成均趙泰采
在泮中獨草疏極諫其略曰道莫高於聖賢書莫尊於經傳故
以一人粗淺之見擅毀先儒已成之書則割裂章句細析辭旨而
同下之辭猶敢曰非有一字移動試以庸學與所謂類編者參
校則其僭汰之狀一見決矣况以一國之首相席 殿下之恩
寵當此斯國辭執重播儒生輩不顧朋私乃敢抗論亦可見
祖宗培養之澤陵嚴炙大儒之中一線陽氣綿綿僅存 殿下
雖不能扶亦豈忍膠長之手罔知 聖意以 殿講倚學業
之埋沒為慮而 殿下既不留培養士氣遑遑於科舉勸課
之末節不亦倚士亦之妨急疏入 上震怒并遞本無諸職罷

日僚令尹會處人拮嗾請并與李現命而削奪即 允之士論
增激學儒等神門齋會付黃會雇有素出通文數會罷祀果會
世累唯窮遠地儒議李東鼎洪處度等相繼陳疏懷且賸進初
驗之來徵者學儒尹滉金道淳及諸道儒生等亦陳疏論列俱
承 嚴教至庚午春長仲文與李延現命 特下叙命東籍陞
啟請路去孔說類偏以諂媚大臣甘心使役無偏特異不遑人
類等逐請尹金削板 上批所論嚴正何其持難並與末諸李
而徐啟弘之靡詭錄本號秋置十三件移遷孔書燒毀其他項
賜諸件並令該曹收聚一體施行板本令該道路去事 允下
雖能畢以類編定國之僚過於河瀕中嘉戮死於野人乾累焉

雜雖尚相不寫其書曰余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無言
湯武受命不為愚大監今日所處於此二者或似無有所犯以
何幸覽之一笑也崔是南之門人也
儒生朴尚初以閔鎭遠之友救李壁聲罪請正邦刑國之
金春澤所作成撰憲亦上疏論罪大意則同鎭遠以此大啟
聲討之而後始止

三官記終

朋黨槩略

主賢無方乃聖人用人之大經大法自堯舜以至皇明莫不由之而我朝用人之道專取門閥故雖有高世之行拔萃之才非士大夫則不得議清宦而用於朝廷是以為士大夫者視清宦若己物不量其才德之高下而但情門閥希望而不得則大以為恥而諸宦中天官郎雖卑權最重者擇大家子弟中有盛名者薦之一經銓郎則又可以平步上至卿故名與利俱年少新進莫不希覬通塞之際不能無相爭之弊故幾成朋黨朋黨既成則雖曰士大夫不得時又不得用於朝雖其才德隅倆邪

之力收筆志任爲者多排擯之後孝元竟入吏曹多引進淸流
臨事直行不變其操後輩士論多推獎之人有蔑義理務忠謹
銓郎者孝元不許曰是豈外戚家物而沈氏大爲之耶且嘗語
人曰沈義謙心驕而氣粗不可柄用云於是右沈者疑金有含
怨報復之意右金者以沈爲戾虐邪之人互相詆訐

乙亥分黨

及宣廟乙亥載寧郡有奴殺主之變命鞫于詔獄金沈之黨因
事和附各是己見先輩後輩各自岐異朝廷始不靖矣及戊寅
右金黨金誠一鶴峯主論兩司劾罷尹斗壽梧陰尹根壽月汀尹晛等
時三尹皆在要津進居銓曹每作扶沈抑金之論而斗壽律月

不得姻有菀苴之請右全者甚嫉之自是嫉搆愈多先是沈鄭
禮退耕東朝有尚世之志人多附麗之盤將不測李桐淺慶畢東
以破命元老一心為國尚熟遷參而浮屢之及臨終遺疏斥論朋
黨之漸玉堂李琪纏疏所以為雖同君臣誤以大人將死其言
也善今人將死其言也忠至是患其言之不驗力主調停儒庶
間和解之然朝廷屢經士禍皆由戚里故士林積憎戚里而鄙
禮遇尚甚機牙泉朋儻義逼固結內援右全者執權名政之太
過凡右沈者皆謂之川士類新進年少之輩又慕浮名而主右
全者於是盧桐守植齋蘇用李琪議遂唱兩點之議出沈為開城
留守金某留守府使遷以達道年閔雖能人心李琪疏論移金

許筠私論多是根據而少其實故於是右珥者又多於右沈而西人甚衆遂有東西之目金在東故右金者謂之東人沈在西故右沈者謂之西人東人推柳成龍西崖金宇顒東岡李山海鵝溪鄭芝衍右相鄭惟吉林塘許筠李潑等西人推朴淳思庵鄭澈松江尹斗壽尹根壽具思孟八谷李珥等李以儒者素有盛名亦不以西人自命而三竄輕易下手以激西人之怒遂至朝而一攪不可復收三竄於是乎不得辭其責矣

己丑獄

左相栗谷珥卒而有己丑鄭汝立之獄鄭澈以妻族治獄頗有鍛鍊之誚白惟咸李春英體素等附耽搏擊凡東人之負行峻激者及有

威名負望者不死則竄朝廷為之一空時領相李山海與澈有
怨既深而疑澈構獄傾己密諜去之自己丑至辛卯鞫獄不撤
澈黨充於臺閣日事羅織　上頗厭之山海探知　上意遂令
臺諫論之澈方吐府按獄也　上下備忘記逐之郎　命栫澈
派掛之朝廷仍命伸唐寬死者李潑李洁(內侍)崔永慶(守愚堂)鄭介清
竄謫白惟讓鄭彥信(懶庵)等山海因還東人之為澈所逐者填補

辛卯　朝廷又盡逐附澈之西人是為之一進一退之局也

東人分為南人北人

初為性傳與李潑不相能性傳不得一日安於朝東人遂有歧
異之漸李山海李潑柳成龍為性傳山海在北岳曰北人而崖

在蔭南故南人南北之目蓋由李禹媿逑辛卯及獄之嫁罪虜
鄭澈臺諫時欲加罪副提學金睟陛禹性傳議之禹以爲不可
如是潑及撓金不送李山海盧世汝諄遂劾性傳前虎東人中
李識中(鐵)禹性傳俱以山海私不悅者此時盡被罪南北之惡
自此始絶不可收合蓋北人更欲殺澈而南人緩之故論議携
貳山海雖主論及獄再不欲殺澈而止之壬辰　上西幸山海
汝諄羅竄柳成龍亦罷尹斗壽爲相且召還鄭澈使赴行在所
癸巳還都柳成龍還拜相甲午臺諫金宇顒李墍奇自獻論鄭
澈殺崔永慶之罪鄭曄(守夢)申欽(象村)李時發([illegible])等時論大變金應
南鄭琢(固要)相繼入相

乙未春鄭琢請放李山海　上謂之未久臺諫論鄭琢不合相位進之人謂請放山海之意出於成龍自此南北之惡尤甚其後山海子慶全(不糠)時爲銓郎吏郎鄭經世(愚伏)枉不許山海及其黨咸大怒時相李德馨(漢陰)使人謂李埈(蒼石)曰子可論(景任)經世(之子)言塞李慶全清路則先生大風波此鎭靜朝廷之道吾非爲私也盖李埈與經世同鄉而慶全於漢陰爲妻弟故及之經世〻終不能經世本西厓門生山海疑經世與柳相指嗾乃使南以恭錆條劾柳相而所言非其罪故人多不韙之於是李元翼(梧里)李德馨尹承勳(晴峯)李睟光(芝峯)韓浚謙(西平府院)(柳川)李光庭(延原府院)(海皐)皆右柳成龍爲南人如柳永慶奇自獻朴承宗柳希奮(于於)朴弘耉洪汝諄任

國老(竹塢)李爾瞻(觀松)等皆右山海為北人而南人絶少矣

北人分為大北小北

宣廟末年北人用事者幾十年而其附南以恭甚金藎國(後疾)朴彛叙(泛洲)等結連柳希奮為一隊李爾瞻柳潚(醉吃)嘉平人處山海為一隊己亥秋以恭等主論劾山海遣洪汝諄北人又分為貳主爾瞻者謂之大北主南金者謂之小北

大北分為骨肉北

其後山海復入相汝諄為兵判爭權相軋主洪者謂之骨北主李者謂之肉北爾瞻劾論洪汝諄劫而僚庭論不止 上用李相憲國議西點之山海父子及爾瞻汝淳並刺作西人廟朝

小北分為清濁

壬寅柳永慶以小北領袖入相其所引用皆小北及柳將敗南以恭先知其機為名立之亂时人目永慶為濁北目以恭為清北

北人專局

及光海即位西人南人並皆見逐北人專局而李爾瞻構柳永慶殺之遂主張廢母論者乃大北歧異者小北大北以爾瞻為首而許筠韓纘男李渭白大衍等輔之小北以南以恭為首而奇自獻朴承宗柳希奮金藎國雖位高於南以恭而攻斥廢母論輔之大北中又有毛北骨北之目皆附大北往達不警李慶全初甚爾瞻矣後見爾瞻為宗社憂絕禍及癸丑年間伍其子

進士袁上疏請斬爾瞻遂絶之而帰小北大抵光海之世北人
滿朝而其中大北益專權焉 至癸亥誅戮殆盡

西人分為老少黨

仁祖大王率西人金瑬李貴等擧義反正盡誅北人大北之名
遂滅而小北多數入西南以少北為名者甚少不能自振其西
南隨時浮沉而東西論議則甚南人合自此始至 顯廟末五
十年間西人專為而 仁祖初則通用南人小北 仁祖已功
臣驕恣欲抑强扶弱凡南人臺諫亦西人者左右之金瑬知
上意不可回陰先執陰下令自中曰吏參以下皆許南人而吏
判以上決不可許故臺下清顯及吏議吏參甚西人並仕而至

亞卿則絶不許陞資亦不許吏判政府惟孝聖末渉乘丙子亂
入得至閣及 仁祖末年西人中有洛黨原黨之目金自點爵洛
興故親於金者謂之洛黨元斗杓爵原平故親於元者謂之原
兩宋黨 孝廟初卽位欲制自點擢用宋時烈(尤菴)宋浚吉(同春)於是主
張兩黜之論並駁洛原兩黨與宋相親者謂之山黨以宋山野
之人故也自點既誅而兩宋遂致位卿相及顯宗末年南人許
穆(眉叟)尹鑴(白湖)尹善道(孤山)趙絅(龍洲)等以語已亥邦禮攻斥兩宋
顯廟用其言罷正時南人許積(默齋)爲相仍受 顧命 肅廟初
積當國多引進南人西人始少失勢南人中又有清濁之目清
以眉相爲首濁以積相(許積)爲首而未至攻擊逮庚申之敗先是清

風府院君金佑明與其父用遂道宋時烈大作之佑明以國植

代反父喪年作時烈兩間遂成大隙及社相用事佑明之姪錫

冑息庵與社相合引進南人治時烈議禮之罪黨遂於是西南分

起爭端而錫冑以玉堂一嚴中趂還至兵判及庚申社相庶子

堅爲有文才善騎浩涯屛以不得清宦意希非分又與錫冑斷

生灣下學錫冑疑之密令私人鄭元老伺察堅動靜知其與宗室

楨柟等交通而有妖言欲圖之時　上賜几杖於社相因賜宴

命百官赴席以寵之錫冑以是日不赴宴直詣闕以元老言奏

達　上即命逮鞫拿堅與元老面質堅遂服即轉之獄遂大起

殺楨柟及社相白湖吳始壽村林李元楨判吏吳挺昌判刑李德周柳

鞫然(乃訓)趙(碩)等於是南人退而西人進

西人分爲老少論

及壬戌許璽獄起人言沸騰西人趙持謙(迂齋)吳道一(西坡)抗章疏斥勳戚金錫胄從向黠持謙等於是西人又分爲貳時人同勳戚爲老論同持謙爲少論右勳戚者皆年老前輩右持謙者皆年少後進故也老論金錫胄金萬基(瑞石)爲首宋時烈金壽恒(文谷)金益勳(光南)閔鼎重(老峯)李師命等輔之少論以趙持謙爲首韓泰東(是窩)吳道一南九萬(藥泉)尹趾完(東山)朴泰輔(定齋)崔錫鼎(明谷)等和之蓋老論借許璽獄欲盡戮南人少論不從此其所以分也

南人入而敗

後十年南人閔黯湖叟閔宗道判書等得志復進殺老論宋時烈
金壽恒金益勳李師命等逐伸庚申獄又六年甲戌西人復入
殺閔黯李義徵將卧等盡逐南人逮至辛卯大戰南人而于時
上賜張嬉嬪死少論與老論議不同角之　肅廟末專任老論
而少論斥退
　少論嘗爲
景廟初少論崔錫恒傷損趙泰耉等當局未幾壬寅大獄起殺老
論李頤命李健命金昌集趙泰采其餘重辜居多放竄　英廟
初進用老論至于丁未少論復進而戊申賊變起金一鏡朴弼
夢先後以逆誅而李師尚尹就商李眞儒尹聖時徐宗廈李明

誼鄭楷等亦以黨與死於是老論相洪致中少論相趙文命倡蕩平之論合用老少南北而庚戌之獄南人多死乙亥之獄少論多死故黨目殆將泯滅（乙巳仲壬寅獄丁未 還餘庚申姑仲之）● 初李秉谷門人金泩溟長生敎授宋尤庵宋同春尹美村宣擧亦從學美村之子明齋拯遂學于尤庵而已反之庚申以後尤庵歸老論而明齋入于少論迺來老論咸宗尤庵而少論咸從明齋焉

南人門內門外黨

肅廟甲戌以後南人雖作退睡天任柳徠但有文才頗以辭名自高自中人爭相推獎於是又有門內門外之黨目覩於柳者謂之門內黨覩於睦者謂之門外黨未久兩人並死於獄事故

黨錮遂滅

老論分為東南

老論則近來有東南之目蓋甲戌年　上命大提學趙觀彬撰進和敬嬪竹冊文觀彬以國朝無例上疏不奉命　上震怒設鞫拿問將嚴處之相臣李天輔自薦替撰　天威少霽流觀彬于北道尋放還於是觀彬疑天輔欲傾己而替撰使臺諫趙宗溥劾之未久又使其姪業順條劾　上怒其相軋隨劾隨罷而年少後進繼相攢救於是親於趙者謂之峻老親於李者謂之緩老峻謂之南黨緩謂之東黨以天輔在東村故也蓋老論專而姻之間中不能無爭各立黨援以固其位故東南之外更別

無名目其派則蓋甚多焉甚矣朋黨之禍始起甚微而其流之弊乃至殺戮相尋至如老少其分不遠故間有兄弟叔侄分岐者名色一分則心腸楚越率有與同色相議者而至親間有若風馬牛至此則又無有天常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 士禍

金馹孫(濯纓)從業於佔畢齋(金宗直)及為獻納疏論李克墩與成俊互相傾軋將成牛李之黨克墩大怨及燕山戊午修 世祖宗錄克墩為堂上見馹孫史草書己惡甚悉又書 世祖宗錄欲報己怨謀於參判柳子光子光即與盧思慎尹弼商韓致亨俱詣差備門呼都承旨慎守勤耳語良久乃啓守勤之為承旨也臺

諫侍從以爲外戚得椎之漸力諫不可守勤御之至是犀惡之
集燕山又猜暴命於南寶龐鞫因令內豎金子孫常出納餘不
得與聞子光以微事自任無於子孫傳敎時无進前曲爲恭謹
之態呂將中謝之爲者一日自袖中出佔畢齋文集中吊義帝
文及述酒詩自爲註釋逐句解之令主易知破棄主怒爲一網
打盡之計思愼搖手止之曰武靈何爲此言耶獨不聞黨錮之
事乎禁網日峻使士類無所容跡運隨以亡清論之亡非國家
之福武靈何言之謬耶子光作色拒之各以其意啓之主從子光
議七月二十二日告宗廟論以大逆金宗直剖棺斬屍金馹孫
權五福睡軒權景祐　李穆寒齋許磐　並凌遲處斬姜德　表沿

沫(藍溪)洪瀚 鄭汝昌(一蠹)茂豐副正摠姜景叙(臺諫)李守恭鄭希良(虛庵)李宗準鄭承祖崔溥李黿(再思堂)李胄(忘軒)金宏弼(寒暄堂)朴漢柱任熙載姜伯珍李繼孟姜渾(木溪)俱以門人結爲朋黨議國政如亂謀而不告者杖一百竄極邊定爲烽燧之役見史草而不即啓之史官魚世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洪貴達(虛白)趙益貞安琛許琛罷職左遷初子光在咸陽作詩揭板佔畢齋宰是邑曰何物子光乃敢爾耶撤而焚之子光大銜之守勤亦信語人曰朝廷是文官囊中物使我不得自由者皆此輩也遂造此禍日是晝晦雨下如注大風拔木飛瓦人皆顛仆子光得得而歸自是威行中外朝廷視之如毒虺噤唇蕭然數月無言書辭

子光傳 南袞所著

燕山甲子九月傳曰戊午廬員才交結非議朝廷事同亂臣并加罪領相成俔及其子景温南孝温秋江朴誾挹軒等曹偉梅溪李黿李胄朴漢柱權達手桐溪權柱康伯珍李繼孟承旨鄭誠謹輔德趙之瑞直提學沈順門大司諫姜詗正郎姜渾佐郎金宏弼承旨洪湜朱溪正深源李幼寧崔者金處善皆被慘禍世云甲子之禍甚於戊午國朝紀年

洪彥忠字直卿號寓庵貴達子也與朴誾等同為校理賜暇讀書燕山甲子被拷掠臨下少息於圍籬其友指其血曰慘矣哉洪曰此弘文館水砂梁也弘與紅同音血色同故云名臣錄竄寧海未幾拿命至從容就道至幽谷驛自作挽詞未達而反正

聞之涕泣仍不赴召早卒爲府朝身節惟慮庵一人 野史

任士洪子光載尚 睿宗女崇載尚 成宗女至燕山時崇載

奪人姬妾納主取寵主數微行其第士洪注從府妃以嚴鄭二

淑儀之讒至於死主遂殺二淑儀大戮朝士百餘人 國朝紀事

中宗丁卯柳崇祖沈貞金克愊表人南袞宋祀醫官金公著庶

學朴耕儒生趙光輔李長吉等欲害朴元宗柳子光盧公弼等

鞫于殿庭用烙刑取服以謀害大臣變亂朝廷斬公著耕辭連

人等流配有差光輔拿致闕庭高聲讓書史見子光大呼曰子

光小人也何以居此地戊午誣陷賢良金宗直之類盡爲被殺

今又欲做何事耶請得尚方斬馬劍斬佞臣頭誅朴宗元曰汝

推戴聖主功業大矣然何爲冢宰府主內人也又目成希顔曰
畏表韓訓以海爲名儒今何以其子光同李又指畫 李曰
海等史官也當以吾言特書可也杖十餘下但痛哭而已元宗
曰眞狂人也止之 東閣雜記

中宗己卯十一月十五夜二鼓密開神武門諸宰不使政院知
之入直承旨尹自任孔瑞麟注書安珽檢閱李構等聞之趨詣
闕外則南陽君洪景舟 熙嬉之父 工判金詮禮判南袞 袞 兵判李長坤戶
判高荊山花川君沈貞兵曹參知成雲等張燭坐庫中羅立之側
而拜雲爲承旨速令入侍 上出御便殿雲佩劍趨入珽止之
雖有宣史官不可不與挈雲帶劍共入雲揮珽臂而入未幾雲

袖中出小紙覆判義禁李長坤曰御筆也此人等即下義禁府
乃自任瑞琦珽構及應教奇遵服齋修撰沈達源傳庵也皆入直方御
大司憲趙光祖靜庵右參贊李耔陰崖刑曹判書金淨冲庵都承旨柳
仁淑左副承旨朴世熹右副承旨洪彥弼同副承旨朴薰江叟副
提學金絿自庵大司成金湜淨崖友等弄權致鬨庭員等啓以事意
不可鞫問請速歸禁府撲殺之驚物已且於庭下極國蔡世英
把筆極諫長坤在極言不可行盜賊之事又帶依看相知之乃
重言命給郞光弼入侍光弼亦不可輕殺收學儀以定可也 上命
南袞草傳旨曰趙光祖金淨金絿等交相朋比盤據權要引誘
後進詭激成習尹自任奇遵朴世熹朴薰等表相和附之之遂

下獄直令照律是夜明月滿庭列坐庭中相與飮酒永訣賦詩
相勸光祖曰欲見吾君〻豈如是耶終夜痛哭翌日聞處死之
命裕如也鄭公在賓廳張燭而坐賜死之命猝下乃聽敎拄燭
驚顧左右卽請對曰豈料今日有如此事此人等但以愚戇不
識事理以至如此淚綠白鬚示袖盡濕 上遽起入內公趨進
引裾叩首 上命決杖遠配光弼退賓廳五鼓請退收啓不聽
光祖謫綾城未卒 特遞領相鄭光弼右相金詮 御筆除南
袞李惟淸爲左右相賜光祖死餘並絶島安置柳庸謹崔山斗
鄭膺鄭浣等外方付處崔淑生李耔梁彭孫李長永[illegible]李希閔
李延慶[illegible]尹光齡韓忠李構趙廣佐宋好智好禮等追奪告

身安塡金正國謫 柳㦤罷職 庚辰五月金湜自縊于展昌境 又
賜金淨奇遵等死 野言日月錄並抄
己卯持議之士不揆其世後仁之旨年少新進勇於改弦好臣
明白是非截然無侍經席進講一章引喩義理出入經書朝講
或至暮乃罷 聖體疲倦欠伸更坐龍床有時長坐作聲袞貞
二賊揣知上意有厭色協謀交構以洪景舟為權成內設論席
悻憤恨使教其女熙嬪以一國人心悉歸趙氏日夕仰達以搖
上意且山蟲好食木葉之甘汁故寫走肖為王四字於禁苑木
葉上俟蟲剝食成痕如字有同符讖摘以 上聞以感之貞又
誘敬嬪朴氏門客婢以為趙氏專國人皆稱美使其聞閭閻

閑語傳播宮禁使　上心危懼然後使洪景舟持諺書爲密旨
言於殺屈亭桐約定期日又慮舉事之際無兵判則不得號令
衛士且兼判義禁故來瞰兵判李長坤不在避日三往其家使
之先疑而以小牘招之又以微服步往首相鄭光弼文翼弼之家以甘
言危語怵之先使景舟潜啓曰親信近侍之人皆其腹心事機
危迫請開神武門乘夜入對盖不欲承旨史官知之也國朝景言 野言丑抄
已卯之禍未及入侍南袞等使推閔蔡世英書僅一人趙光祖等
名世英把筆諫曰此人等所犯未彰不可枉殺願聞可死之罪
承旨世英攫取世英筆欲書之世英抗拜曰此史筆非他人所
得把遂奪之遂極諫　上意稍解以是坐廢四年後雖収用猶

未省尾合傳行道上識者指之曰此 上前奪筆公思悉撫言

趙靜庵賜死獨崇祖廟注哭於路傍有媼自山谷哀哭而來問

曰卽君何事哭耶答曰吾喪兄故哭也媼則何哭耶曰聞國家

殺趙先祖賢人死矣民亦不得生故哭之己卯錄

進士李若冰當己卯禍以疏頭被拿諸生爭先就囚如恐不及

圍圄已滿械杻亦乏以藁索係頸聯於鍾樓大臣請勿問乃特

訊流平海移禮山而卒上同

生員朴光佑字國耳號華齋當己卯禍作入闕被拷殊不畏脛

坐於部堂外廳戲謝諸儒皆欲上疏伸冤朴文嵩獨立於前朴

公使李希剛澤金承吉魯把筆左酬右應之詞溢出二公未及

書一時製十餘道詞意悉切後乙巳以司諫杖死 上仝
庚辰康翎驛有三人鉏田一人日近闕趙逮相先祖疑死即今
旱災恐由於此年户不能一人上京告之即拿捕死 賞告死絕
布不告者抵死 上仝
已卯走肖之語其謀亦踈論者謂 中廟之疑甚僕矣尹泰剌
行帶曰尹珣之妻失行論門監有人因夏諫之衛飛語一入是以
甚敗語人同極為鬼為蜮乃如是耳 桂囿雜錄
先是金淨冲庵為淳昌郡守朴祥訥齋為金堤郡守應旨共為進言
請復廢后愼氏位大司諫李荇言章駁既誕 元子而昇遐今
復立愼氏若論先後則愼氏展前又有 王子之慶則國無拄

動之端兩司從李議請拿推李戩不測鄭文翼放解曰言雖不
中不可罪之止徒配自是朝廷之論不合遂有己卯禍（思齋摭言）
己卯士類敗後諱言小學近思錄一切禁子弟不學許草堂曄
少時於其外家府籠中見小學四卷盡毁散亂抽刷卷讀長吟
尊（羅渼）請學羅公鷟曰安得此畏朴來耶因流涕（識小錄）
仁宗乙巳太學生達日上疏請復趙光祖職　上手書答曰爾
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辭義直諒學之正何
以加乎哉　我大王教育之澤亦可想見言之不從有意存焉
且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廷爾等言是非則得
矣期於定是非則非諸生事也姑退而更思之於是諸生感泣

而退　聖批中有意存焉者蓋三年無改之意此所以悅一世

之心也 稗官雜記 及大漸命還給趙光祖職 日月錄

參又

中廟辛巳秋沈貞嗾執義尹止衡劾安相瑭其姪子處謙絞死

蓋公之父司藝敦厚年老喪耦以兄之婢重今爲妾重今有女

曰甘丁乃家畜所私生也性狡黠年十四五時爲不道之語問

藝咎其有雜閙之漸大杖笞摩傷折數指遂于白川外家司藝

下世後甘丁嫁白川人宋獜生子祀連祀連生子一龜峰翼弼

一家視祀連如子爲出入信幸時奸兇執政妻居搢紳國執日

危公之子學諭處謙處謙常懷憤惋言及時事未嘗不涕隨言淚偶

與同閈友詩山正々及權碩等語曰沈貞等屬猶諂狎御上

譛譖除去此輩則可以扶國勢係士林矣祀連聞之自幸得計
以公夫人初喪時吊柴縣及葬引時役軍傳上變告遂成辛巳
之獄己卯錄安貞忠傳曰安氏語宋祀連即貞忠之庶女婿
辛巳之獄宋祀連告變緻鍊成獄安處謙之弟處誠與正叔處
諴處謹崔壽峸孫亭等十一人被誅崔世寬等六人杖流韓忠節松
以忠清水使亦杖死李壽堅等十五人杖流荷潭錄
己卯諸賢以堯舜君民為己任一時前輩多憂其無漸至於大
陵施為多出於金安國慕齋而及諸賢敗後慕齋獨免止於罷職
上與金安老觀功一日安老聞慕齋入直委訪之時安老方主
文慕齋戲謂曰今公主文只是承乏安老笑而去子弟居怖以

為失言慕齋曰我與彼冣親友不以一時戲言害我後果無事
安老死後慕齋存其幼孤不替云 晞庵集
尹之任乃 仁廟之舅以武人 中廟朝階崇政尹元衡即文
定王后之弟為人奸邪雖踐華要見棄清議一時躁進之輩各
有所主互相詆排遂為大小尹之說識者憂之 東閣雜記
明廟親政以李芑為兵判 柳灌為吏判啓曰芑以贓吏之壻不
可當銓事遂寢芑憾灌於此遂有乙巳之禍 乙巳錄
明宗乙巳八月 即位七月 左相李芑右相鄭順朋與許磁林百齡等
欲排善類以尹任柳灌柳仁淑等有貳廌主上之意自內下密
旨于禮曹參議尹元衡家元衡諭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

準發論其罪執義宋希奎掌令鄭希登李彥忱金礚閏起大
司諫朴光佑獻納白仁傑休庵正言金鸞祥柳希春眉巖等以爲主
少國疑之時元衡論啓大臣適以階奸訐而增士禍云云會日
暮停啓仁傑獨留抗論明日磁芑等請對 上及 大妃出御
忠順堂召領相尹仁鏡領府事洪彥弼左賛成李彥迪兵判
柳灌左參賛丁玉亨右參賛申光漢禮判尹溉判尹具思孟
八谷等入侍順朋等啓請分輕重決罪遂命尹任柳灌柳仁淑李
煇李德應極刑朴光佑郭珣鄭希登等杖死李霖羅湜李若海
金礚李仲說等賜死鄭源李若水李滉退溪盧守愼蘇齋罷職成世
昌遯齋權橃冲齋宋麟壽圭庵林亨秀錦湖韓淑李㦗全㦗李苍勱死

順朋以下二十九人錄保翼功又以金明徽密啓殺桂林鳳城
兩宗室改保翼為衛社錄三十人翌日白仁傑獨啓以為此等
當議于院相而內降密旨非法之虎也請元衡推考齊仁等處
置乙巳錄東閣雜記令錄
折伯金明徽諂改院啓曰桂林君瑠尹任之三寸姪也尹任
情鳳城君岏臣之亡妻切親也尚稚弱而無知之人或有稱戴
者當此危疑之日藉為亂階未保其必無也請速為善處瑠逃
大索八路兔山縣監李坊男捕瑠之奴銀哥於安邊黃龍山土
窟中誣服正刑明徽錄勳坊男超三資東閣雜記
乙巳禍作權貳相撥通夜章啓辭其家人訣泣挽不聽至闕庭

遇中公先漢固止之亦不應請李阮相彥迪李公視章本亦
驚曰事已至此言之徒惹不測盡抹其危言公却唾抱膝長
嘻曰刪沒如此不如不為之為愈 本出退溪集
李晦齋設周旋陰救士類故不能直言達救而追於權奸至
參廟勳郭珣被刑仰見嘆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乎晦
齋眭權奸立異削勳竄江界 寄野言
安名世字景循乙巳為史官書史草曰 中宗大王小祥未
過 仁宗大王時未發靷 上於殯殿側殺三大臣戊申為
李芑所陷處斬乙巳辟
朴先生光佑與節偉令希壹俱以會議立異 文定親鞫同

庭朴公發辭痛哭曰杖大於脛何以堪之鄭公顏色不變比曉
僅甦問鄭曰昨日 大妃在上不欲出辭而不忍其痛公何人
乃無一辭鄭曰 梓宮在近不可使哀楚之辭聞南朴公曰竟
未及此不及公甚遠鄭每就訊不脫裏衣必向 梓宮伏地李芑
張目曰吾是則其有赦乎二次就獄家産書沒官無殯殮殆半
都中人士來會聚合緜布三百匹與之曰勿問我誰某葬之日
嶺南士子百餘人來哭賻賻不言姓名而去 名尼厤
鄭希登字元龍乙巳為偉令與陳復昌坐公會撤去復昌坐席
焚之曰士大夫不可坐奸人之席復昌聞而啣之公之父球號
無隱少登第深劇己卯禍托病不出坐席不起十八年一家之

親亦不知托病　乙巳録

尹平山某以差員入庁舍郭珣方被拿至塲止從容仍借佩刀於尹公府使處有他變止之公笑曰吾豈自戕者即嘗從容就死矣訖以借刀者欲剺手足爪耳吾死後誰復剺之剺畢包紙付老奴曰視左右字而用之於棺以手洗刀而還之曰已爲凶器似不可用矣起揖作別曰好在至鞫廳一供之外閉口不言獄事問其故曰吾雖百言其得生乎死於獄

朴成蕃字茂叔掌苑署奴也善春苑木尹任爱之乙巳爲李德應辞連刑訊不服　親鞫之際德應曰何敢飾詐以欺　殿下哉成蕃曰汝出入侍從吾常以爲可用之人今所行如此可惡

之甚也且何以見尹任於地下乎與鄭希登同生於庭家人饋
生梨澆脆欲食一箇成蓄比曰平生讀書所學何事柱拈出曰
非但闔門屠戮士類網打由汝證招也以教梨鹹棟獻于鄭曰
臨死不亂景仰欽服有此獻也又曰與公同庭鞫死榮矣不服
竟死乙巳錄
許忠吉字國善号南溪渼洋村間杜鵑啼曰卿子有南人用事
之言矣今爲南人用事即元衡同御之乙巳拿鞫公以毋陳
朋友四字書示同行之人陳復昌言於公文系判伯琦曰往見
尹相則活答曰吾男死矣寧死何言即時人服公文于剛直 上卷
丁未九月副提學鄭彦慤以良才驛壁書有怨望語封進之三

公仁驪也順朋及元衡等加罪乙巳諸人後彦愨以錢伯馬踢碎骨而死 東閣雜記

仁宗初年士林倚重宋麟壽而麟壽只是善士無經濟大才虛心待人多被人謾不量時事欲做三代事業羣姦側目璧書之變李芑錄罪人名點其當死者至麟壽名大點之順朋曰惜哉此人愿愨人也芑曰鼓擇賢之說者此人也不死何為麟壽臨死捧藥自思曰我不知何為至於死也芑後語人曰宋麟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譬如作室欲修基址則雖有好花好果不得不芟治也 石潭日記

李洪男以若氷之子坐謫寧越其弟洪胤尹任之壻也居定州

己酉四月洪男自謫所通書于其友婿舍人鄭惟吉妻兄元庯變以爲洪胤與咸陽術士裵光義來往推占滿朝卿相多有悉國語逆拿鞫洪胤自言與某々人議擧兵其庶弟後丁所引尤多皆坐死或有不識兩人面目而死者忠州一邑幾空康上舍男惟善亦死此獄洪男遂陞職　宣廟初削職而死　東閣雜記

洪男上變後忠州民崔賀孫者窃取品官鄕會文書將上變或捕告于邑倅李致々報李瀣(溫溪)々杖數之洪男及李無彊有宿感於瀣劾以滅口護逆拿鞫受杖至楊州而死此獄之患李芑主之瀣退溪之兄也　上同

進士安世遇抱納尹任婢毛麟爲名者謂曾出入於　巷談殿

傳通諸書仍捕前注書李德應鞫問獄成灌任仁淑死後行刑世遇嘗遇其友朴應立應立曰吾今日偶過延秋門馬驚不得下馬世遇作色曰汝犯法矣閉室中往告政院承旨咸哂之乃退上左

○宣廟三年大旱參贊白仁傑上疏請雪乙巳己酉冤獄領相李浚慶發論仰請雪丁未壁書獄己酉忠州獄猶未擧乙巳獄三司發論請雪乙巳以下冤猶未擧僞勳玉堂上箚三公伏閤自是兩司日五啓玉堂日三箚乃伸雪命丁未己酉罪人削李芑鄭彥慤鄭順朋林百齡官伸柳灌柳仁淑逆名 宣祖寶鑑

咸守瑛松聽知有己卯之禍而隱於城市咸運大欲身遭錫京之痛而藏於保恩退溪以傷同氣之被禍而退居禮安林億齡聽見

百齡之城賢而棲遲外服又如徐敬德花潭之遯于花潭金麟厚之絶意名宦曹植南溟李恒一齋之晝棲海隅莫非乙巳之禍激之也鄭之雲秋巒學於金安國而懲其師幾陷大辟韜名麴糵成悌元東洲身覯宋麟壽之慘禍則婆娑末班詼諧終保李之菡土亭目見安名世之肆市則周游海島佯狂逃世自餘名流不還則尋戮京外父兄教其子者咸以學問爲戒重峯疏趙憲

我朝以儒宗爲師範者金寒暄宏弼鄭一蠹汝昌趙靜庵光祖李晦齋彥迪李退溪滉配食孔廟五人而已誅死者三人竄死者一人退溪僅能考終而中歲遭其兄大司憲公瀣之禍削擯于當時俳佪外郡偃塞林野雖晚際　穆陵將大用而公已老

矣世道之不淑若之何救之身後之追崇亦何補焉 象村集

宣廟壬辰召鄭仁弘爲大司憲諭旨辞意如待大賢仁弘赴召

上疏大作戊午淺陣至曰陰嗾奸徹賊殺高賢 永慶 作守愚 戕害國

脉汙辱士林可比於平秀吉云云又曰內有衣冠之寇然後外

有干戈之寇則壬辰海島之變寔是內寇所召云云又曰今其

徒黨未盡匪頗欲扶植士林惟張公道決不可得云云 先是崖

謙洪慕堂 鄭光績等疏斥鄭成而推護鄭穀雀忠仁弘門客

文景虎等構誣益甚請追削至是 傳曰成渾托跡山林欺世

盜名鄭澈千古奸凶合爲一身渾則澈之謀主也 特命追削

左相李恒福沙嶺內疏救不得卯月辭

辛卯以後士禍初因明廬而始之故上錄一段于此而其
詳係之明廬之目當參看可也

東史紀略終